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重要论述的理论贡献及时代价值

黄龙 孙熙国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高度，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重要论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破解了民族理论上的“古今东西之争”；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关于民族定义、民族认同、民族解放以及民族主体性与世界性的理论认知；夯实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性基础，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明确了路线图和任务书。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6)06-0005-07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①，这一重要论述，既是对民族理论、中华民族内涵的创新发展与全新阐释，也是指引新时代民族工作开展的科学方法论。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以“中华民族共同体”^②这一核心概念系统部署了民族团结、民族发展各项工作。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③，为新时代民族地区治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根本方向。近年来，国内学界持续聚焦该议题开展深度研究，成为民族理论学科最具发展活力的前沿研究方向。既有成果多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与实践路径，而对该重要论述的理论本源、发展脉络与核心思想内涵，仍缺乏全面、系统的学理阐发。深入解读其科学要义、系统梳理其理论贡献，既有助于

补齐现有研究短板，也能为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筑牢根基、提供坚实学理支撑。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新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重要论述回答了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立足大历史观，提炼出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系列标识性概念，既确立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④这一纲领性、原创性新理念，也提出了“五个共同”“四个与共”“四对关系”“五个认同”“多元一体”等原创性新观点，初步构筑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自主知识体系框架，为新时代推进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实理论支撑与根本行动遵循。

收稿日期：2026-03-20

作者简介：黄龙，男，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 102627）。孙熙国，男，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北京 100871）。

其一,关于民族定义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族经典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对“民族”概念进行界定,但是他们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感情”^[1],并提出“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2]。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基本价值遵循。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斯大林是第一个科学完整提出民族定义的人,他认为只有同时具备“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心理素质”^[3]四项基本特征,才能被称为“民族”。事实上,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仍是基于欧洲国家特殊历史场景下单一民族的经验,中华民族内部并存多元语言类型、多种差异化经济生产方式,属于复合型民族实体,其内在结构与生成逻辑已然超出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范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系列重要论述,既立足共同疆域等客观物质基础,又紧扣时代要求,着重强调历史文化、共同命运等精神要素对培育民族认同的关键作用,进一步提升了中华民族理论阐释的深度与说服力。相较于斯大林侧重经济、地域、语言等客观要件的民族定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论述,高度凸显历史文化遗产与精神家园建构对民族认同的塑造功能,立足新时代发展实践,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拓展并革新传统民族定义的理论内涵,实现重大创新性发展。

其二,在民族发展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解放思想,并提出全球化背景下应依托共同体形态,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发展进步与最终解放。列宁在《民族问题提纲》以及《论民族自决权》等多篇著作里旗帜鲜明地提出“承认一切民族都有自决权”^[4]。可以说,在帝国主义时代,列宁特别强调民族自决权尤其是分离权,对于打破帝国主义剥削体系乃至实现弱小民族解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需明确,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倡导民族自决,其根本目的是彻底实现民族平等,推动各民族自由联合。对此,列宁强调民族自决权“只是反对任何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彻底表现”^[5]。从本质上来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所以强调民族自决权,其根本目的不是分离,而是更好地平等联合。

习近平总书记传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蕴含的民族解放思想脉络,主张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各民族走向共同富裕、广泛交往交融,最终实现各族人民自由全面发展。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不能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6]一国之内发展存在差距的各民族群体唯有依托共同体携手互助,才能实现长足发展。一旦片面追求民族分离,置身错综复杂的国际竞争格局之下,各民族极易被外部势力当作博弈筹码,进而错失实现自身繁荣发展的宝贵契机。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强大精神文化支撑”^[7],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等精神文明建设成果,能够有效提升全体人民的精神境界,对各少数民族群体而言更是作用显著。在普遍交往方面,规模越大的共同体往往能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交往机会和交往对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铸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必将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8],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普遍交往能有效推进各民族实现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进步。这一论断立足新时代历史方位,为全球民族问题治理尤其是弱小民族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发展。

其三,在民族认同建构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族认同理论,主张从政治、文化、经济等多重共同体维度协同推进民族认同培育。民族认同在现代民族国家政治运行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赋予了民族国家政治体系以及法律体系运行的合法性。列宁认为,“民族原则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有其历史的必然性”^[9]。在民族国家体系存续、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国家层面的民族认同,是维护多民族国家稳定与统一的关键所在。多民族国家内的少数民族,如果没有形成稳定的民族认同,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是个较大的隐患。为了夯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体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内涵、中国式现代化等现实议题展开系统完备的阐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原创性突破与时代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要论断,使民族认同问题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建构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此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五个认同”即“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10],丰富了民族认同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使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认同阐释更为系统完备。不仅有经典民族认同概念所内蕴的国家认同和整体民族认同,还进一

步包含了政党认同、传统文化认同和政治制度认同,使民族认同具有更加坚实的文化基础和政治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认同的阐释使民族认同概念内涵得以延展,推动民族认同概念走向全面完整,从而也对新时代民族认同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通过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以及经济共同体等多方面力量共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民族认同工作是非常复杂的意识形态工作,需要多方理论协同支撑才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一方面,政治共同体对于民族认同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一民族在不同民族国家生存发展会形成截然不同的国家民族认同。因而,新时代以来,无论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民族教育政策还是法律体系的调整,都是政治共同体塑造民族认同的表现。另一方面,文化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等维度的联结纽带,同样是塑造民族认同的重要支撑。不同于其他领域工作,民族认同培育直击人的精神世界与内在思想,需要依托历史文化资源加以推进。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习近平总书记开创性地将民族认同问题提升至治国理政与理论建构的战略高度,并系统性提出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度协同推进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建设的重大方略。

其四,在民族关系建构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关于民族平等团结的价值理念,明确了新时代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立场,为新时代民族关系长远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性的保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全人类共同解放的高度关注民族平等问题,尤其是重视弱小民族和强大民族之间关系平等问题。列宁之所以提出民族自决权尤其是分离权,是为了反对民族压迫进而实现民族间的彻底平等。立足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追求民族平等团结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平等团结的基本立场,提出了处理民族问题中的“四对关系”“多元一体”“四个与共”等原则,为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夯实了基础。尤其是“四对关系”中放在首位的“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理清了长期以来过于强调差异性而忽视共同性的误区,旗帜鲜明地提出“增进共同性”的同时要“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且将“增进共同性”作为前提与基础,为民族关系行稳致远筑牢了根本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要理念,旨在纠治片面强调差异性、忽视共同性的错误倾向,强化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共同性导

向,为我国各民族的稳定团结奠定坚实的共同性基础。只有这样,我国各民族有着共同性的支撑保障,各民族间的平等团结友好关系方能行稳致远。另外,“四对关系”中着重强调“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⑤,进一步明确强调民族关系中的“大汉族主义要不得,狭隘民族主义也要不得”^[11]的原则,为民族间关系处理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同时,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民族意识是层次关系,各民族意识应服从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系列重要论述通过强化共同性以及增进共同体意识,避免民族关系根基被狭隘民族意识所破坏,从而为民族关系长远稳定发展奠定前提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促使民族关系中的平等团结理念得到彻底实现,而“多元一体”“四个与共”等重要论述均是强调民族关系处理的基本原则。“多元一体”通过阐述“多元”和“一体”的辩证关系明确了民族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四个与共”则是进一步阐述民族关系的共同性取向,夯实了民族关系健康长远发展的前提基础。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关系的重要论述,深化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团结理论,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倡导的民族平等团结,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新型共同体形态中得到真正有效的实现。

其五,在民族性和世界性上,“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和谐共生、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从而为实现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和谐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习近平总书记在民族国家内部积极推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外反复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突破性地实现了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和谐共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各民族、各文明和谐共存、共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12]。民族性并不等同于排他性,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倡导开放包容、互学互鉴,致力于繁荣人类文明百花园;而世界性也绝非意味着以所谓“普世文化”消解乃至取代民族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守中华民族立场,高度重视并坚定维护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主体性,确保文明交流互鉴始终植根于自身文化沃土。可以说,民族性是世界性的

根基和载体,世界性是民族性在跨文化互动中实现的普遍性表达;没有独特民族性,世界性便无内容,而民族性若封闭排外,则难以真正成为“世界性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明之间应相互包容、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共同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实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和谐共生。这一重要论述立足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以人类解放为根本价值指归,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与时代升华。

其六,中华民族共同体重要论述蕴含鲜明的方法论自觉,对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大历史观视野,立足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根本方向,将民族问题置于中华文化发展史以及中华文明发展史宏大视野中去考察。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华上下五千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积淀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根基,从绵延不绝、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中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文明根基,实现对近代狭隘民族研究视野的超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13],并明确要求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确立历史文明研究新范式、新视野。二是坚持守正创新,以全面辩证系统的思维方法,实现了高度的方法论自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对关系”“多元一体”等论述蕴藏着辩证法思维内核,为我们解决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问题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指导。“四对关系”重要论述,增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性的核心要求,彰显出对各民族差异性的尊重与包容,推动共同性与差异性达成辩证统一、有机融合,渗透着辩证法中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哲学原理。在处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中,体现出唯物辩证法中部分与整体相互依存的哲学原理,而在处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中,同样体现出唯物辩证法中物质与精神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既要有物质第一性的基本立场,同样也注意到精神力量的巨大反作用。立足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与现实国情,贯通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思维方法,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对关系”重要论断与“多元一体”的深邃思想,集中彰显了其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重要论述中蕴含的唯物辩证法精髓,有着鲜明的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自觉,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科学行动指南。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重要论述对民族领域错误思潮的唯物史观批判及其理论贡献

从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再到民族,民族本身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无论是地域、生产生活方式的物质存在还是语言、宗教等精神存在,均表明民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具有物质基础和精神认同的客观实体。习近平总书记从物质基础与历史文化认同双重视角下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显著增强了这一理念的理论说服力。尤其在“中华民族虚构论”“想象的共同体”“大汉族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批判和斗争中,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历史唯物主义高度,以物质基础和文化认同双重视角去反驳民族领域各种错误思想。

(一)以“五个共同”来破解民族虚无主义

以“中华民族虚构论”“中华民族伪史论”为代表的民族虚无主义,是当前亟须批判的错误思潮。该论调罔顾历史事实,妄称中华民族为晚清以来的主观建构,否定民族历史的真实脉络及民族传统文化。从本质上看,它否认了中华民族作为客观历史实体的存在,斩断传统文化与当代发展的内在关联,严重弱化全体中华儿女的文化、历史与政治认同,危害国家长治久安。

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里讲印第安部落之所以能有民族属性,在于其拥有特有的地域和语言,强调了民族的实在性。列宁也高度重视民族的实在性并强调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和长期性,他提到“慎重地对待民族感情”“帮助落后的弱小民族”^[14]。斯大林更是强化了民族的地域属性和语言属性,夯实了民族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习近平总书记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论述的客观实在性立场,以“五个共同”系统论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客观实在本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共同体”意蕴,凸显出各民族在历史文化与现实发展中命运与共的客观内涵,本质上是对“中华民族虚构论”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的有力驳斥。“五个共同”从共同疆域的物质基础到共同的中华文化精神信仰,均强调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依据斯大林民族理论的经典定义,中华民族所具备的“五个共同”基本特征,完全契合现代民族的学理界定。所谓“中华民族虚构论”“中华民族伪史论”等论调,是历史虚无

主义在民族话语领域的集中体现,其本质是敌对势力出于政治私利炮制的错误言论,带有鲜明的政治目的性。由此可见,以“中华民族虚构论”为代表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在学理上完全谬误、在实践中极具危害性。

(二)以“多元一体”“四个与共”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

“大汉族主义”“民族本位主义”等狭隘民族主义,是当下民族领域较为突出的错误思潮,也是诱发民族矛盾、滋生分裂问题的重要思想根源。“大汉族主义”片面将中华民族等同于汉族,片面强调汉族的优越地位。少数民族中的“民族本位主义”,则表现为不认同自身中华民族身份,片面宣扬本民族历史文化优越性,并以本民族为中心谋求政治、经济方面的特殊利益。这种狭隘民族主义思潮割裂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一体性,从某种程度上也削弱了中华民族的客观实在性。相较于民族虚无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具有更强的现实危害,长期侵蚀民族团结,甚至威胁国家主权与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反对“大汉族主义”等形形色色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另一方面通过“多元一体”“四个与共”以及正确把握“四对关系”来协调处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必须坚决反对狭隘民族主义。这种错误思潮危害民族团结,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而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大家庭”^[15]理念。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要义体现在“共同体”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政策宣示上,而是进一步通过学术话语、宣传话语以及政策话语全面阐释“共同体”理念。党和国家始终从立国根本原则与民族团结生命线的高度,强调坚决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维护民族平等团结的极端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基本原则,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坚决抵制狭隘民族主义思潮,将民族平等团结的价值意蕴提升至全新高度。

(三)用历史唯物主义破解历史唯心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民族观

在西方民族理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等学者将民族定义为“想象的共同体”。其基本立场是强调民族以及民族主义是人为创造的概念,其目的是统治者维系和巩固统治。在安德森等学者的“想象的共同体”等民族理论的

背后,有着非常浓厚的历史唯心主义色彩。虽然其指明了民族建构中的历史文化因素,但是过于夸大历史文化的作用,既不符合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现实,也无法引导人民对民族的起源作出科学的理解。而另外一种完全相反的观点,是过于强调民族的种族属性以及生产方式等先天因素和物质因素。庸俗唯物主义民族观虽认识到经济因素在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基础作用,却割裂了经济基础与历史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忽视历史文化要素对民族认同建构所具有的能动塑造作用,未能完整把握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内在逻辑,因此这一民族观存在理论缺陷,并不具备科学合理性。

习近平总书记秉持着历史唯物主义民族观,既高度重视“共同富裕”“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对中华民族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促进作用。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立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高度,强调民族地区贯彻新发展理念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明确指出民族地区“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16]246},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物质基础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明确将其摆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的核心战略位置,作为统领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系列重要论述,并没有陷入西方民族理论中的“文化决定论”,而是肯定了生产力因素的基础性作用;也没有陷入庸俗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而是高度重视意识精神因素的能动作用。因而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廓清了民族虚无主义以及机械唯物主义等错误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论述,坚持运用系统观念与矛盾分析法,全面、科学地阐释了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是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民族领域的创造性运用与生动实践。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辩证统一,蕴含其中的民族理论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重要论述,立足中华民族工作具体实际,创造性继承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实践属性,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实践纲领。

(一)巩固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中华民族主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16]²⁴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牢固的中华民族主体意识。坚守中华民族共同体所蕴含的主体自觉,方能充分彰显民族复兴的时代价值。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17]。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深陷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之所以能够维系统一、免于分裂,根本在于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坚强支撑。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重大论断。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这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要求,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了中华民族主体性根基。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重要论述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主体精神,既为民族复兴筑牢了主体根基,也明确了其核心价值内核。

(二)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明确了路线图和任务书

当今世界多数国家为多民族国家,如何科学调适民族关系、有效推进民族治理,是全球理论界与政策实践领域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西方国家对民族自决原则的片面运用与实践异化,持续诱发民族对立与社会冲突,致使种族矛盾、民族纷争和地区分裂乱象日益加剧,成为其长期存在的社会治理难题。诸多发展中国家简单照搬西方发展模式,致使国内各类民族矛盾持续激化、不断加剧。这充分说明,脱离本国具体国情、机械复刻他国发展道路的做法,在实践中根本行不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系列重要论述,立足西方民族治理困境与我国民族工作新形势、新任务,精准回应时代课题,彰显出鲜明的中国范式特质与强烈的现实问题导向。一是强化了我国民族工作的自信心,坚定走好中国式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肯定我国的民族政策,强调我们“创造性地走出了一

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18]。二是明确了新时代民族工作与民族地区发展的核心取向,为党的民族理论政策落地实施提供了清晰指引与实践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廓清民族领域存在的模糊认知与错误思潮,形成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构成新时代民族工作长远推进的行动指南与根本遵循。三是明确了增进共同性的基本工作取向。以增进共同性为发力方向,有效破解民族工作面临的现实难题,显著提升了民族工作的自信与定力。四是凸显出文化认同与共有精神家园对于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关键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工作思路更多是以物质利益来争取民族认同。但事实证明,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强调物质利益倾斜只会滋生狭隘民族主义。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系列重要论述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民族工作经验教训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对于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具有长期性的指导意义,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各民族协同发展提供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

(三)筑牢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根基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两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重要论述是“两个结合”的重要产物,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引领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独立、促进各民族团结的历史进程中的指导作用。与此同时,在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中的关键作用,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根本遵循与深厚文化根基。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原创性成果,开辟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从理论贡献看,它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平等团结的基本原则,创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科学阐释了物质与精神、共同性与差异性等重大关系,构建起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从时代价值看,它为巩固各民族

“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拥提供了思想引领,为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险、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筑牢了思想根基。新征程上,深入贯彻这一重要论述,必将持续凝聚各族人民磅礴力量,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与实践根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保障。

注释

①②王延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与重点任务》,中国人大网, http://www.npc.gov.cn/c2/c30834/202401/120240102_434039.html, 2024年1月2日。③④《习近平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中国政府网, https://www.gov.cn/xinwen/2020-09/26/content_5547383.htm, 2020年9月26日。⑤王耀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民网,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2/0317/c40531-32376915.html>, 2022年3月17日。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550.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666.
[3]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24.

[4] 列宁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30.
[5] 列宁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257.
[6] 习近平的扶贫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93.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258.
[8]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77.
[9] 列宁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37.
[10] 习近平重要讲话单行本:2024年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80.
[11]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55.
[12]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29.
[13]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1·5”重要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3.
[14] 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86.
[15] 习近平讲故事:第2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53.
[1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17]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
[18]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2.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the Chinese Nation as One United Community

Huang Long Sun Xiguo

Abstract: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s the central task of the Party's ethnic work in the new era.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thoroughly grasped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development laws of human society, drawn ideological wisdom from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creatively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the Chinese nation as one united community from the strategic height of coordinating the two overall situations—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profound global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the Chinese nation as one united community uphold the fundamental stan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Marxist ethnic theory, resolve the long-standing theoretical disputes over ethnic studies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China and the West, and deepen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s of Marxist ethnic theory regarding the definition of a nation, ethnic identity, national liberation, as well as the subjectivity and internationality of ethnic groups. Furthermore, these expositions consolidate the subjective foundation for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clarify a clear roadmap and task list for the Party's work on ethnic affair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hinese nation as one united community; Marxist ethnic theory

责任编辑:时 中